

# 四書研究 (下)

近代海外漢學名著叢刊（古典文獻與語言文字）



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 
NATIONAL PUBLICATION FUNDATION

SERIES OF  
CLASSIC OVERSEA  
STUDIES ON MODERN  
CHINESE CULTURE

「目」日本教育學會。著 王向榮。譯

山西出版傳媒集團

 山西人民出版社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 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# 四書研究 (下)

〔日〕日本教育學會◎著  
王向榮◎譯

山西出版傳媒集團  
山西人民出版社



# 第四篇 孟子研究

## 第一章 解題

### 一、題名及作者

「孟子」之題名，多數學者，謂因作者之名而名之。此與稱荀子之作爲「荀子」，韓非子之作爲「韓子」同例。

然則「孟子」當爲孟子其人之著作乎？關於此有二三之說。「史記」載「孟子退而與萬章公孫丑之徒著書七篇」，是則「孟子」爲其自作明矣。亦有持異見者，以爲書中記言稱「孟子曰」，其於魯平公稱諡，是則此書當非孟子自作而爲

其弟子所作乎！此爲韓愈、林慎思等之說。

雖然此第二說，要未能打破第一說之理由。何故，即謂此書爲萬章公孫丑之徒所作，同時商承孟子意見，刪訂成書，其後復經門人校訂而追書之，則亦事之可以承認者也。况其文章內容——書中齊湣王單稱王而不稱諡——，有諸多可爲孟子自作之佐證乎！然則史記之言是也。

〔補〕孟子之傳記——改訂哲學大辭書、遠藤隆吉氏。

孟子生卒年月，各有異詞。其自叙云：「君子之澤、五世而斬、小人之澤、五世而斬，予未得爲孔子徒也，予私淑諸人也，」——離奠下——，又由史記列傳「受業於子思之門人」之言觀之，則其未及子思之門，當爲事實。蔡孔斅「孟子譜」，定孟子之生年，爲周烈王四年己酉四月二日，由此觀之，當孔子卒後之百零七年。今爲述其事畧如次。

孟子鄒人也，名軻，字子車，亦字子輿。幼受賢母三遷之教、長受業於子

思之門人，道既通，適魏，惠王不能用，遊事齊宣王，位列三卿，說行仁政以王。時天下方務合縱連衡，以攻伐爲賢，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，宣王以爲迂闊遠於事情不能用，去而之滕，時文侯初立，欲有所爲，信用孟子最篤，但其國小，且以早逝，未能大展其懷抱，惜哉！

孟子與蘇張同時，歷聘諸侯之間，其所說多與若輩之言若冰炭不相容。時天下紊亂，孟子則務以正自持，屹然不爲動。自後其名日聞於諸侯，英雄豪傑之士，羣集而謁談者絡繹於途。淳于髡以不救天下之大義相責，沈同以燕之可伐與否來徵意見，其與告子論性，尤爲出色當行，此外不再縷數。孟子不遇於時，往來宋、魯、滕、薛之間，不得行道之地，乃以闡明孔子之教，排斥楊墨之徒爲己任，觀其言曰：「能言距楊墨者，聖人之徒也，」——滕文下——，亦可見其抱負之所在矣。

孟子之死，一曰周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。其去烈王四年之生，計八十

四年。

## 二、體裁及各篇內容

關於孟子之體裁，依「史記」則孟子有七篇，「漢志」則缺十一篇。蓋合內篇七篇、外篇四篇言之也。而此外篇四篇，徵之史記、說苑、法言、鹽鐵論引孟子之語，及今本均無，可想而知。然則今日所傳之外書四篇，果爲當時之著作與否，未能臆斷，恐此多爲後儒之僞託乎。——教育大辭書參照——。

今日所傳之「孟子」，共由「七篇」而成。今示其各篇之內容，大體如次。

- |     |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
| 第一篇 | 梁惠上 | 第二篇 | 公孫丑 |
| 第三篇 | 滕文公 | 第四篇 | 離婁  |
| 第五篇 | 萬章  | 第六篇 | 告子  |
| 第七篇 | 盡心  |     |     |

梁惠王篇，主要爲孟子與梁惠王、齊宣王等問答之記錄，內容多關於政治。公孫丑篇，爲精神上之言論，所謂浩然之氣、四端說，均申論極詳。滕文公篇、論述聖人之制度、孔子之道統、楊墨之排斥。雖萬章篇主要爲仁義論，萬章篇多爲關於堯、舜、禹、湯、孔子，其他古人，及一切處世之事。告子篇、其上爲性善論，下爲政治道德論。盡心篇爲廣蒐孟子之言而備載之者也。

### 三、孟子之要領

孟子七篇，要之爲性善論——四端擴充說——仁義論、修爲論、王道論——仁政論——等。再以數語約之，則以人性本善，以人皆有良心、及四端所謂惻隱、羞惡、辭讓、是非之心故也。故人而苟擴充此四端之心，從良心之命令而行，則即不離於道。然而往往有欲以掩其本心之善，故不可不依寡慾養氣之方法以正之。又仁義爲道德上之二大標準，故人而有居仁由義之必要。如是而其身修，則不能不

推其用於天下。其理想為王道——仁政——，初步手段為注重民生，蓋必先使養生送死之有著，然後可明仁義而興教化也。

### 四、注釋書

孟子之註釋書，亦有種種。今舉其主要者如下。

一、論孟精義——三十四卷——

宋 朱熹

一、孟子古義——十四卷——

清 焦循

一、孟子古義

伊藤仁齋

一、孟子精蘊

太田錦城

一、孟子定本

宋井息軒



## 第二章 孟子思想概說

載在孟子七篇中之思想，不待言爲孟子其人之思想。孟子之思想學說，直接由曾子、子思傳來，而間接則淵源於孔子及三代之倫理說。不過孟子之思想學說，非完全先儒之思想，即非純粹祖述的性質，顯然爲孟子化而自有其獨特之思想。例如「性善論」、「仁義並立論」、「四端擴充論」是也。又孟子七篇中，顯有尊重古來之正道，排斥楊墨之邪說，崇王道而黜霸功，唱仁義而斥功利之形跡。此則承繼三代以來之正道而有堅確救世之信心所使然。蓋時當春秋末世，社會之大勢日非，異端邪說，披猖於時，不忍坐視故也。

〔補〕孟子之學統及人物——綱島榮一郎氏

〔學統〕 繼承孔子弟子曾子之學者爲子思。而傳子思之學者爲孟子。或曰：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」。或曰：「孟軻師事子思。畢竟何者近於事實。」

殊不明瞭。總之孟子爲曾子、子思學統之繼承者，此由其述中庸「思誠」之言而知之也。

其言曰：「是故誠者，天之道也。思誠而不動者，未之有也。不誠未有能動者也」。

〔人物〕 孟子博辯雄偉，氣象豪邁，素以天民之先覺爲己任，自負有宣揚聖道、利濟當時、非我莫屬之概。以是藐視王侯，排擊楊墨，崇王黜霸，貴仁義而賤功利，慨然以富貴不能淫、貧賤不能移、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自居。彼非冷靜的道學先生，亦非消極的君子，而爲落落活潑蓋世的偉人。又爲世道人心之改善，爲一日不遑寧處獻身的義士。彼以君子而又備具政治家之姿態，義士而又稍談通變之權謀。程子謂「孟子頗露英氣」，爲其確評。蓋比之於粹然含蓄之孔子，蓋顯然爲有圭角者。孔子之仁。若擬爲溫潤之玉，則孟子之義，擬爲光芒之劍，最爲允當。

孟子之言論，常充溢道德上之自尊心。彼常以孔子爲理想之聖人，而曰：「願學孔子」，又曰：「自有生民以來，未有孔子」而一意尊崇之。但彼與孔子之性格，如上所述差異之理由，不得不歸之於時代變遷之影響。孟子之時代，去孔子百有餘年，春秋時代周室禮文之遺芳，早已漸滅無餘，世方驚於合縱連橫，顯然劃爲一戰國時代，不惟政治上發生變態，即思想上亦異說紛起，而現出未曾有之戰爭新局面。孟子生於此時，一面爲救生民之塗炭，黜霸尊王，一面爲傳聖學之統緒，闢異端而宣正道。因而時時逞其折衝健鬥之風度，不得已也。抱負形爲氣篋、氣篋形爲詞鋒，今讀孟子七篇之文章，波瀾壯闊光彩發越，又妙於設喻，瞻於詞藻，諸凡表現，一以理義之精核貫徹之，雄健浩瀚，大有一夫當關，萬衆莫禦之概。但以其過聘詞鋒，不免有違論理正軌而陷入詭辯之途徑。事實具在，無容諱言。要之孟子之倫理，與孔子之倫理，離其人格而難以說明者同也。——春秋倫理思想史——。

「孟子」七篇之思想，以倫理思想、政治思想爲其二大別。而其究竟理想，不外完成仁義禮智之品性。換言之，於政治上，不外使斯民爲仁義禮讓之民，此爲王道之極致。故其理想成爲一般儒道之理想，與孔子同。以下就此而詳述之。

## 第三章 倫理思想

### 一、性善論

孟子之倫理說，以其獨創思想之性善論爲基礎，輔之以仁義說，而大倡實現策之修爲方法者也。茲先就性善論而一申其意義。

〔性善說之論據〕 孟子於性無記說——無善無不善說——性湍水說——性可爲善可爲不善說——性有品說——有善有不善說——反對思想極盛之時，而斷然主張性善說者，此自有其相當之理由根據。學者由二方面論之，一爲歷史的論據，一爲心理，性理的論據。換言之，孟子之性善說，可分爲演繹歸納之二說。

先就前者觀之，孟子繼承詩、書、論、庸之傳統者也。試觀詩之「天生蒸民，有物有則，民之秉彝，好是彝德」，書之「天叙有典，勅我五典五惇哉」，論

語之「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」，又一人之生也直」，中庸之「天命爲性」諸說中，大都含有性善之思想。此爲孟子性善說之根據，亦即從此等思想而演繹爲性善之思想。何則，詩、書、論、庸，皆含有性善論思想之萌芽故也。

然而上引諸說，皆未明言人性爲善，孟子獨昌言之。其心理的根據，則在四端論。

〔性善論之內容〕 由孟子之言觀之，則人有同性，不分聖凡而一致爲善。其證如口之於味，爲甘爲鹹，人我所同故也。其他耳之於聲，目之於色，殆無不然。此爲其證據之一。又無論何人皆有不忍人之心，試觀赤子落井，見之者無不急切往救，其明證也。此時之救助，既非博道德家之名譽，又非希冀其父母之致禮，更非爲避免他人坐視不救之批評，要之爲人性自然之流露。亦即原始道德心之顯現也。孟子名此爲惻隱之心，而謂爲仁之端。尙有其他之三者，即羞惡之心、辭讓之心、是非之心是也。孟子又配之以德而謂爲義之端、禮之端、智之端



。總言之人心有惻隱、羞惡、辭讓、是非四者，而爲仁、義、禮、智四德之表現。此卽孟子之四端說，而爲性善論之心理、性理的根據，亦卽爲性善說之第二佐證。何則，人心果如上述之狀態，則人性之善，早無可疑之餘地矣。其原文有如下述，「孟子曰：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矣。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，治天下可運之掌上。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，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，皆有怵惕惻隱之心，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，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，非惡其聲而然也。無惻隱之心非人也，無羞惡之心非人也，無辭讓之心非人也，無是非之心非人也。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，羞惡之心，義之端也，辭讓之心，禮之端也，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」——公孫丑上——。

雖然、吾人對於孟子此論，多少不能無疑。何則，人性果善，則世間不當有惡人之存在，倫理綱常之頹敗，應當絕迹，而如孟子自身之縱論性善、高唱仁義，直無絲毫之理由矣。此等疑問，在昔已有向孟子一發其端者。

孟子對此疑問之解答，則准據別一新原理，所謂物欲觀念是也。以爲「人性本善，因有物欲之陷溺，本心遂爲所掩而惡生焉」。彼於此理，曾假設諸種事例說明之。今舉其二三如下。（一）爲道路之喻。道路以使利交通爲本性。然而人不率由，則茅草叢生，而道不成爲道矣。此狀態卽爲惡。須知此非道路之本性使然，茅草爲之也。道路之自身，畢竟不失其康莊之本態。（二）爲牛山山木之喻。其言論之大旨如下。牛山之木，苦曾葱蘢繁茂，徒以後人之採伐，牛羊之來牧，以致餘蘖無存，而以童山終。見之者以爲牛山無木，自昔爲然，實則山之生木爲其本性，茲之無木，固由他力之使然也。知此則知人性，人性本善，其有惡者乃物欲之陷溺使然，與山木之被戕同也。其他尙有類此之比論。曰：天之降才無殊，何以富歲子弟多爲善，凶歲子弟多爲暴乎？蓋一則衣食豐盈，一則衣食不足故也。此卽物欲陷溺，惡事因緣而生之寫象。又如播種，麥種無殊，徒以地質、雨露、人力之不齊，而結果因之大差。總之上述諸說，皆所以示人性本善，因物

欲之害而始有惡也。

以上爲孟子性善說之要旨，至彼之所謂物欲爲何？由何而起？關於此點，孟子一書概未論及。故僅如上述，尙未足以解決惡之存在之疑問，因而孟子性善之主張，不能爲徹底。要之其說因物欲而陷入二元論，亦足證明彼說之欠圓滿矣。

〔先天良心說〕孟子唱性善說，同時而又主張先天良心論。此思想爲性善說必然的產物，毫不足怪。即由彼之所見，則人爲生而具足此本心，本心即良心也。有良心因而有良知良能。良知良能爲良心之發動，換言之、良心爲體，則良知良能爲其作用。此思想，於下列孟子各節表明之。其言：「萬物皆備於我矣。反身而誠，樂莫大焉。」——盡心上——，所謂物者，以道言之，卽倫理之謂。而非具體物象之淺釋。又曰：「人之所不學而能者，其良能也，所不慮而知者，其良知也。孩提之童，無不知愛其親也，及其長也，無不知敬其兄也。親親仁也，敬長義也，無他達之天下也。」——盡心上——，愛親敬長，自孩提稍長而已然，此則